

芦苇文丛

2015

中国年度微型小说

冰峰 主编 作家网 选编

现代年选 在场者的选择

凌鼎年《老爸搂了个妖娆女》

黄健生《到底有多少人》

李 蓬《启发式教育》

曹海军《男人和女人》

林万华《岁 月》

追梦人《酋长的尾巴》

刘 浪《信 任》

刘清山《老实人不是好欺负的》

咪咕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2015

中国年度微型小说

冰峰 主编 作家网 选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5中国年度微型小说 / 冰峰主编; 作家网选编.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43-3217-9

I. ①2… II. ①冰…②作…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9473号

2015中国年度微型小说

主 编 冰 峰

编 者 作家网

责任编辑 宋凌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217-9

定 价 37.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让声音传得更远一些（代序）

冰 峰

当今互联网的发展为微型小说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可能，从电子邮件到QQ、微博、微信，这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的变革，这样的变革，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信件几乎消亡，纸质报刊发行量骤然下降，网络媒体人气迅速上升，传统的思维结构被迫肢解。人们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包围、袭击，新闻事件、故事、段子成为微信的主要内容，微型小说的素材以碎片化的方式被扩散、传播，微型小说的阅读、交流也跨越了时间与空间。今天，不论我们身在何处，伦敦、纽约，还是在北京、东京，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用手指轻轻点击一下手机屏幕，就可以马上欣赏到微型小说作家的最新作品。这样的便捷，让文学的声音沿着互联网的航道飞得很远很远。

但是，便捷、跨越时空的信息传播方式，会给微型小说创作带来什么呢？就当下而言，给微型小说作家带来的是一种危机和挑战。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冲动在便捷的方式下被稀释了。有了一点想法，一点灵感，即刻化作表达欲望，习惯性地微信、微博中释放了，微型小说的题材被分解后在微信、微博中迅速传播。这就给微型小说创作增加了无尽的难度，题材难找，身边发生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动笔，就被微信传遍了全球。等自己完成构思，创作出小说，小说被肢解的碎片已经到处都是，读者阅读作品的时候对作品的新鲜感没有了。

由此可见，数字化写作、阅读、传播，让微型小说作者的写作难度增加了，避免雷同和缺乏新鲜感成了微型小说创作的主要难题。微型小说本来就有字数的要求，加之微型小说体裁在语言、结构等方面的限制，更让微型小说作家举步维艰。文学作品是写给读者看的，靠什么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让读者能够痴情地读完我们的作品，对微型小说作家来说，是严峻的考验。

微型小说靠什么来抓住读者呢？靠语言，不如写散文或诗歌，散文与诗歌更能展示作者的才情，表现语言的天赋。靠情节，容易写成故事，但也容易出现雷同或与别人的作品撞车，因为情节是从公众信息中获得的。靠细节，也许是唯一的出路。因为细节是作家的个性体验，是作家观察社会、体验生活、捕捉灵感的

产物，因此不易与别人的作品出现雷同或撞车。但是，只有细节，没有情节，作品又会出现“小我”或不吸引读者的尴尬。

那么，如何才能写出细节饱满、情节感人的精品力作呢？我觉得，应写离自己最近的生活、情感、命运、人生感悟、人性探究、人格表现，不要写听来的或微信、网络、新闻中看到的故事。要培养观察事物的习惯，每时每刻都要捕捉生活中有写作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我们写作的材料。有了这些信息的积累，我们就会写出别人写不出来的东西，作品就会与众不同。总之，离自己最近的事物，客观上讲就会离别人远一些。只有这样，我们的作品才有可能表达出个性、富有新鲜感，也才能让读者认可、喜爱。同时，有了创作欲望，有了好的灵感、体验，不要轻易通过微信、微博进行传播、发表，要沉淀一下，等到尘埃落定、瓜熟蒂落的时候，再将自己完整的作品署名发表。这样，既从版权上获得了保护，又给读者奉献了一个新鲜的、有个性的作品，让读者一饱眼福。从作者、读者的双重角度来分析，这样的作品才是完整、成熟的作品，而不是夹生之作。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文学创作也随着时代的波浪在起伏。作家是听涛的人，是最早感知社会脉搏的人，应该走在社会的前沿，发出时代有力的声音。微型小说体量不大，正好满足了微信、微博的传播需求。我相信，在“互联网+”的伟大时代中，“互联网+”微型小说一定会有所作为，发出能够感动心灵、弘扬正气、推动社会进步的悦耳声音。

2015.12

目 录

让声音传得更远一些（代序）

冰 峰 （1）

老爸搂了个妖娆女… 凌鼎年 （1）

到底有多少人…… 黄健生 （3）

启发式教育…… 李 蓬 （5）

男人和女人…… 曹海军 （7）

岁月…… 林万华 （9）

酋长的尾巴…… 追梦人 （11）

信任…… 刘 浪 （13）

老实人不是好欺负的

刘清山 （15）

绝招…… 石 磊 （17）

青冈木…… 秋 人 （19）

功夫…… 郑武文 （21）

香江往事…… 王维新 （23）

一枚金戒指…… 影子快跑 （25）

温暖的冬天…… 王延昌 （27）

两只鸡…… 孙功俊 （29）

停车…… 刘广荣 （31）

良知…… 戴 希 （32）

一把瓜子…… 飞 鸟 （35）

拯救…… 王永泰 （36）

找不到家的芒种…… 徐国平 （39）

武松重回景阳岗…… 黄杰贵 （40）

豆瓣痣…… 江筱非 （42）

房客…… 赵 欣 （44）

小三想转正…… 吴志强 （46）

跪求…… 邵火焰 （48）

秘密…… 周国华 （50）

赤诚相见…… 蒋先平 （52）

公爹的爱情…… 于堂曰 （54）

你不知道的事…… 赵悠燕 （56）

圈…… 刘万里 （58）

毒蘑菇…… 孟宪歧 （61）

夸赞效应…… 蒋 寒 （63）

- | | | | | |
|-------------|-----|---------|-----------------|-------------|
| 一念之差····· | 梁 刚 | (65) | 网上交友果然不可靠 | |
| 清洁工和我有约定·· | 林永炼 | (67) | ····· | 王卫斌 (122) |
| 福利背后的福利···· | 任万杰 | (69) | 父母的血汗钱····· | 李 建 (124) |
| 只有爱····· | 秦兴江 | (70) | 苏州亲眷····· | 万 芊 (126) |
| 两封情书····· | 殷贤华 | (72) | 喜鹊落窝····· | 刘正权 (129) |
| 看大门的白老师···· | 刘海丹 | (74) | 老市长钓鱼····· | 李忠元 (131) |
| 风月····· | 红 酒 | (76) | 非常任务····· | 刘 霞 (134) |
| 难以消化的课桌···· | 赵 谦 | (78) | 好画····· | 曾宪涛 (136) |
| 挖玉····· | 张爱国 | (81) | 馋嘴狗····· | 顾聚星 (138) |
| 鸟蛋····· | 陈永林 | (83) | 朋友····· | 付卫星 (141) |
| 偷天换日····· | 晓 晓 | (85) | 1938 年的承诺 ····· | 张 凯 (142) |
| 鸟民····· | 楚 梦 | (87) | 人质····· | 梅凤艳 (145) |
| 漂亮的蘑菇····· | 赵晏彪 | (88) | 好险的柚子····· | 夏兴初 (147) |
| 木匠的儿子····· | 崔 立 | (91) | 爷爷的抗战····· | 侯发山 (148) |
| 我们卖房吧····· | 张艳霞 | (93) | 英雄鼠····· | 王殿君 (150) |
| 原罪····· | 何 竞 | (95) | 小木屋····· | 王伟锋 (151) |
| 竹····· | 刘琛琛 | (97) | 墙····· | 孙艳梅 (153) |
| 击中良心····· | 余显斌 | (100) | 双城记····· | 刘斌立 (155) |
| 戏服····· | 蓝 月 | (102) | 大富人····· | 韦健华 (158) |
| 桃花劫····· | 梅 寒 | (105) | 最后一个爆破手···· | 葛取兵 (160) |
| 大石头····· | 姜铁军 | (107) | 两个骗子····· | 刘 杰 (162) |
| 彩票预告灯····· | 黄韦达 | (108) | 瞎二行的婚事····· | 魏东侠 (163) |
| 抢劫····· | 明晓东 | (110) | 遗产····· | 黄学友 (165) |
| 谈判····· | 韦延才 | (112) | 最高明的魔术师···· | 李良旭 (167) |
| 三羊开泰全家福···· | 曲天盛 | (114) | 一盏灯的温暖····· | 刘永飞 (169) |
| 灯笼祭····· | 伍中正 | (116) | 藏刀····· | 田玉莲 (171) |
| 挖井····· | 张水明 | (118) | 玉枕····· | 岳秀红 (172) |
| 贼的电话····· | 刘耀兰 | (120) | 北风吹, 太阳照···· | 顾振威 (174) |

表叔·····	蔡交俊 (176)	嫂子·····	邱 天 (221)
现场模拟·····	云 樵 (179)	三伯公·····	林庭光 (223)
红月亮·····	刘树江 (181)	哦,漫河·····	宋向阳 (224)
装听者·····	何诚斌 (183)	最好的疗伤药·····	菊韵香 (226)
斯病难医·····	朱会鑫 (185)	李奔跑的美好秋天·····	石亚明 (228)
偷瓜·····	左世海 (187)	来看病的女人·····	李翠娟 (230)
针眼·····	邱宗植 (189)	关山雪·····	石上流 (232)
不见而散·····	葛有杰 (191)	红脚盆·····	林美兰 (233)
一棵葡萄树·····	焦 辉 (193)	人鬼奇缘·····	金 波 (235)
吃亏算啥·····	戴玉祥 (195)	孤独的庄稼·····	赵 新 (237)
一个父亲的救赎·····	王世虎 (197)	高手·····	臧安民 (240)
别推那扇门·····	刘怀远 (199)	云中飞燕·····	赵志广 (241)
眼泪直流·····	卢 群 (201)	大嘴生说书·····	宋玉生 (243)
满六子·····	段久颖 (203)	春光中的和谐·····	葛有杰 (246)
梅花灯·····	陈柳金 (205)	不会写上访信的作家	
民意·····	闫玲月 (207)	·····	徐 辉 (247)
文川坊9号·····	何葆国 (209)	表妹的婚事·····	施泽会 (249)
种豆不能得瓜·····	徐水法 (211)	我还真得干几年·····	李立泰 (250)
山林里的陷阱·····	高玉芳 (212)	纸扎冯·····	张方明 (252)
你能跟我一起住吗·····	徐成龙 (215)	屋里有条蛇·····	马学全 (254)
最美的风景·····	海 天 (217)	和邻居之间的战争·····	卢海娟 (256)
与黑妞的对话·····	墨 凝 (219)	诈骗·····	乌有其仁格 (258)

老爸搂了个妖娆女

凌鼎年

水克火高二了，读书成绩一直中不溜儿，用他自己的话“我不是读书的料”。不过实事求是讲，水克火的歌唱得不赖，有点音乐天赋，他最来劲的事就是请同学去歌厅唱卡拉 OK，每每是他请客，同学们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何乐不为呢？

这不，周末晚上，水克火又约了五六位同学去唱歌，其中叫小天的同学说：“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家芭提雅歌厅，据说是泰国老板，音响一级棒，说不定还能见识见识人妖呢。”

“好啊好啊。”水克火和几个同学拦了两辆出租车直接开往芭提雅歌厅，要了一个小包间，很放松地唱了起来。

水克火唱歌有瘾，常常一首接一首，同学都叫他“麦霸”。可能老是他霸着，其他同学没劲了，小天借口方便就溜出了包间，一刻钟后，他回到了包间，神秘地与其他几位同学嘀嘀咕咕了一阵，没多久，几个同学都先后溜了出去，剩下水克火一个人傻傻地唱着，他感觉不对劲，就扔下话筒，也出了包间，他找了一圈，发现几个同学都在 303 包间门口。303 包间的门中间有块玻璃，玻璃上有刻花，但透过没有刻花的地方，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同学们都在轮流看着，笑着，似乎看到了西洋镜。水克火估摸着是看到人妖了，他也只听说过人妖，没见过，胃口被吊了上来。小天是第一个发现水克火的，他悄悄地捅了捅其他几位，大家回头见是水克火都十二分的尴尬，没人说一句话。怎么回事呀？水克火上前往里一看，立马傻了眼，他万万没有想到里面那个搂着穿得很暴露的小姐的竟然是他父亲。水克火的父亲是副局长，在娄城大小也算是个官。水克火知道爸爸与妈妈关系不咋地，但亲眼瞧见爸爸这样，而且在同学面前，毕竟不光彩，脸面有些搁不住。

突然，水克火招招手，让同学们过去，说了声：“看我的。”说着就推开了门，径直走到他爸爸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叔叔，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我同学小天生日，我们一起来唱歌，为他过生日，可我忘了带钱！很没面子，天无绝人之路，

正好看到叔叔你，你救救急……”

水局长第一眼瞧见儿子水克火闯进来，着实吓了一跳，当他听到儿子如此这般一说，心领神会，立马掏出身上的一叠钱，给了水克火，说：“给，够了吧，不够我埋单。”

水克火故意说：“叔叔，你真好，谢谢，谢谢！到了家，我问妈妈要了钱，会如数还你的，放心！”

水局长连忙说：“不用还了，真的不用还！”

回到自己的小包间，水克火一数，共1600元。水克火拍拍手里的钱说：“夜宵也是我请客。”

大家很是高兴。

小天竖起大拇指说：“你小子鬼点子真多，我服你了。”

“学着点。”水克火很得意地说。

“当心你爸回去翻脸，打烂你的屁股。”小天不无担忧。

“不可能，我爸拍我马屁还来不及，哪会翻脸，他不想回家，不想活啦。”水克火胸有成竹，笃定泰山。

这之后，水克火又大方地请了小天等两回，出手比原来阔绰多了。

小天问水克火：“你回家又讹了你爸？”

“没有，没有。这钱是我妈给的。”

“那你出卖了你爸，回家向你妈告密了？你妈奖励你的？”小天觉得水克火有点可怕。

水克火大概也看出小天的心思了，很忧虑地说：“这事是我爸不对，告诉我妈是应该的，但我不想他们吵架，更不想他们离婚，我好难啊，想了一夜才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是这样对我妈说的，我说前几天我与同学去歌厅唱歌，无意中撞见小天的爸爸搂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小天他爸爸给了小天2000元呢，小天回家啥也没说。”

小天气得不轻，说：“你怎么可以编派我爸？”

水克火的妈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似乎在回味儿子的话啥意思。

水克火又故意说道：“如果我哪一天也撞见我爸，他会给我钱吗？”

水克火的妈妈说了句：“哪只猫儿不偷腥，你有时也去去歌厅，假如看到你爸像小天爸那样，你一定要回来告知妈妈，知道吗？”

“爸爸如果给了我钱，堵了我嘴，我再告密，我岂不成了叛徒，不可以吧。”水克火像是说给自己听的那样。

水克火的妈妈想了想，拿出 3000 元给了水克火，说：“妈先给你奖励。你爸是局长，诱惑多，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担心呐。以后你就多带一只眼。为了妈妈，也为了这个家。”水克火看到他妈的眼眶里已有了泪水。

选自 2015 年第 2 期《天池小小说》

到底有多少人

黄健生

小吴是大学统计专业毕业的，通过公务员考试进了乡政府。小吴有个习惯，遇到上报数字什么的，总爱说“要认真统计后再报”。

那天，乡长因为一个数字犯了难，如果少报，怕会影响乡里的业绩；如果多报，又怕成了出头鸟。刚好小吴知道，就不轻不重地说了一句：“这个要认真统计后再报。”

乡长一时火了，对着小吴说：“我给你一个星期时间，你到杳晃村去，认真统计好全村的详细人口，不得有误差。”

小吴想，这统计全村人口的事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每家每户上门统计，还能出什么差错不成？

其实，杳晃村地处山区，是乡里最偏僻的村。那里交通不便不说，全村人还穷得叮当响，并且保守愚昧，像超生等违法行为，村里人根本不当回事儿。为此，村里、乡里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按照乡长的吩咐，小吴立马就骑上自行车，经过近两个小时弯弯曲曲的骑行，终于到达了杳晃村。在村委会稍微安顿下来，小吴把来意说了后，径直问村主任：“全村有多少户人家？”村主任回答说：“不太清楚。”

小吴觉得奇怪，你是土生土长的，又做了七年村主任，怎么连这个基本数字都不清楚。小吴好奇地问：“怎么会不清楚呢？”村主任反问小吴：“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先定个调子再说。”小吴点头说：“好。”

村主任问小吴：“村里的老黑头儿，老婆死得早，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四十六岁的他外出打工，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没回过一次家，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哩。他算不算一家？”小吴想了想后，说：“算，算一家。”

村主任又问：“郭矮子起初和老娘一起吃，娶了老婆后，并没有和老娘分家，就把老娘赶出去另起炉灶，这算一家还是算两家？”小吴想了很久，说：“既然没有分家，那就算一家吧。”

村主任再问：“二苟一家搬到了县城，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来了，但户口还在村里，没有迁出去，这算不算一家？”小吴又想了好一会儿，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说：“算一家。”

这样，村主任问，小吴答。小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连估计带猜测，回答完了村主任提出的这类问题。

小吴再问村主任：“在这些户数里，全村有多少人口？”村主任还是回答说：“不太清楚。”

小吴更觉得奇怪，解决了户数问题，怎么还是不清楚？小吴不高兴地问：“怎么会不清楚呢？”村主任又反问小吴：“那我继续问你几个问题，你先回答完了再谈。”小吴点头说：“好。”

村主任问小吴：“就说老黑头吧，如狼似虎的年龄出去打工，这么多年，你知道他找了女人没有？又生了孩子没有？如果认真统计，他家算几口人？”小吴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说：“只能算一口人。”

村主任又问：“再说二苟一家，搬到了县城，当初是带了一个女儿去的，现在都过了好几年，你知道他现在有几个孩子？他家又算几口人？”小吴想了好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说：“还真不好算。”

村主任又问：“大头家，生了三个女儿，前面两个还在身边，第三个送给了外村的亲戚，因为没有儿子，就从人贩子手上买了个儿子。这家又算几口人？”送人，买人？这不是犯法的事儿吗？小吴头都大了，但没有回答出大头家算几口人。

村主任再问：“老歪三十好几，讨不到老婆，也从人贩子手上买了个老婆，老婆跟老歪生了个儿子。但老婆受不住这份苦，儿子还未满周岁时，老婆就跑了。他家又算几口人？”买老婆，也是犯法的事儿呀。小吴听得头晕脑涨，终是说不出他家算几口人。

村主任继续问：“九斤原来明媒正娶讨了一个老婆，但结婚七年，老婆没能生育。九斤又从外地带了个女人回来，在九斤没有离婚的情况下，硬是与九斤及老婆一起，过起了混居的日子。这个女人很争气，给九斤生了两个儿子。你说，这家算几口人？”小吴头摇得像拨浪鼓，根本回答不出来。

村主任并没有停下，他继续提出问题：“如果这个女人算一口人，那她跟九

斤是什么关系？九斤有了老婆，娶小老婆又不允许，这在法律上叫什么来着？对了，叫重婚。如果不算这个女人，那她生的儿子又怎么去算？”

想不到统计个人口也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小吴这个学统计的大学毕业生，这回算是彻底傻了。

选自 2015 年第 5 期《幽默与笑话》

启发式教育

李 蓬

壳子王接到出版社的约稿，要他写一部关于农村小孩的长篇小说。他没有这方面的素材，迟迟不敢下笔。

最后，壳子王只得向公司请了假，独自去了一座距家乡不远的小城，并在那座小城的边缘地带找了一家农家乐住下。他决定利用白天与农村小孩谈心交流，捕捉灵感，到了夜晚就开始动笔写作。

房主听说壳子王是个作家，顿时肃然起敬，便连房租都打了折。但是有个条件——他想让壳子王现身说法启发自己家的孩子。房东的儿子刚满十岁，在读小学三年级，但他不肯用功，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垫底。房东也曾采用过打骂式教育，但始终未见成效，他正为孩子的教育发愁呢。

壳子王本来就乐于助人，这次又与自己的写作相关，他于是答应下来。房东便也屁颠屁颠地领来孩子。小孩有些敌意地盯着壳子王，壳子王一时之间反倒不知如何开口。房东觉得气氛不对，便留下孩子出去了。

壳子王向小孩问起日常情况，比如年龄、读几年级之类。小孩先还是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后来就有些不耐烦了：“你别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好不好？我还得看《喜羊羊》呢。”

壳子王没想到一个小孩居然敢如此对大人说话，不由一怔，半晌说：“你父亲叫我教育你，要你好好学习。”

孩子说：“我干吗要好好学习？老师啰里啰唆，我才不耐烦！”

壳子王说：“知识本来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哪能一蹴而就？那些大学生有哪个不是默默学习十几年，然后一举成功的？”

孩子说：“去，那是他们家里穷，所以拼命地学习。我老爸开着农家乐，他挣的钱够我花一辈子，我干吗要那么辛苦？”

壳子王见无法说服这个孩子，忽然灵机一动：“你听说过铁棒磨成针的故事吗？”

小孩对故事来了兴趣，就说：“你讲讲看。”

壳子王暗暗得意，于是说：“从前，也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小孩，他很不爱学习，成天游手好闲。但是有一次，他路过小河边，看到一个老婆婆手里拿着一根铁棒，正在磨刀石上磨它。小孩感到很奇怪，便问老婆婆在干什么？老婆婆告诉他，她准备把铁棒磨成绣花针。小孩就更加奇怪，认为这么粗的铁棒咋可能磨成绣花针呢？但是老婆婆告诉他：只要功夫深，铁棒同样可以磨成针——”

谁知还没等壳子王说完，小孩便丢下“白痴”两个字走了。任凭壳子王怎样叫他，他也不理。

晚上，房东来找壳子王了解情况，壳子王感到很惭愧，喃喃地说：“孺子不可教也。”

房东便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孩子的学习感到有些心灰意冷。

之后那段时间，壳子王到周围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他发觉大多数农村小孩都属于留守儿童，他们很少有人喜欢学习。有些留守孩子的爷爷奶奶听说壳子王是个作家，便想让他开导一下自己家的孩子，但是壳子王一想到自己“出师未捷”，便再也不敢逞能。

好在他的小说写作进展极其顺利，还很快完稿，并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可。如此过了半年，壳子王拿到了样书，便也想起了农家乐的那个孩子，就决定去那里。

房东还认得壳子王，他快步迎了过来，一把握住壳子王的手，连连表示感谢。壳子王顿时蒙了。房东说：“我那孩子，自从上次听了你的故事，他就开始用功，现在成绩在班上排名前三呢。”

壳子王简直有些难以置信，因为当初他并没有说服孩子啊。

这时孩子刚好读书回来，房东便想叫孩子过来给壳子王打招呼。谁知小孩满怀敌意地盯着壳子王，扭头就往屋里走。

房东火了，对儿子说：“你这孩子，咋这么没礼貌！当初要不是作家叔叔提醒你，你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吗？”

小孩咕噜说：“他哪有提醒过我啊。”

房东有些不好意思地盯着壳子王。壳子王只好说：“我给你讲过铁棒磨成针的故事……”

小孩似乎有些恍然大悟，想了想说：“嘿，你不提醒我还不想说。哪有那样的事？铁棒比磨刀石不知要硬多少倍，咋可能磨细？再说一根铁棒卖废铁也足够买一根绣花针吧？我若不认真学习，今后没准也会成为那个无知的老太婆！”

选自 2015 年第 4 期《百姓故事会》

男人和女人

曹海军

男人爱喝酒，女人好打牌。

在单位忙一天了，早早吃了晚饭，撂下碗筷，来不及洗洗涮涮，男人和女人就一前一后从家里走出。在屋门口，两人分手，男人上楼，找老孙喝酒；女人下楼，找小黄打牌。

半夜时分，男人摇摇晃晃下楼，摸索着开了房门，迈着一“S”步，晃悠到卧床前，一头栽下去，酣然入梦。女人回来得稍晚一些，早已呵欠连天，疲倦不堪。进来卧房，来不及洗把脸，便草草脱了衣裤，往地板上一扔，倒头而眠。此刻，小小的卧房里，男人鼾声浑厚，一声短一声长；女人鼾声绵柔，一声长一声短。两人鼾声此伏彼起，配合默契，如一首耐听的小夜曲，婉转流畅、悦耳悠扬，仿佛在向静谧的夜，演绎着男人和女人梦境的和谐与甜美。

到了白天，有朋友来串门聊天，见到家里换洗的衣服，还有散发着异味的鞋袜，随处乱扔，甚至客厅的沙发也未能幸免，害得朋友连落脚和搁屁股的地方都没有。朋友甲忍不住，难免要数落女人几句；又见窗帘脱落，电灯不亮，朋友乙嘴快，兜头盖脸，又说了男人一堆不是。起初，男人和女人不以为意，照样该喝酒的喝酒，该打牌的打牌。后来，朋友说多了，男人和女人就当回事，放在心上了。其实，男人女人都是好面子的人，为了这些家庭琐事，让朋友说到自己脸上，确实难为情，挂不住。

于是，在一天夜里，吃饭后，谁也没有出门。男人拖地板，女人擦桌子。你还别说，经过这一番拾掇，竟然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像个家样了，豁亮温馨，暖意融融，感觉像回到了新婚。于是，男人和女人一商量，就订了君子协定：从此以后，男人戒酒，女人戒赌。

果然，有好几天，男人和女人晚上都没出门，一心在家忙家务。家务活其实并不多，两个人一起干，不用多长时间就干完了。干完活离睡觉还早，男人和女人就相拥在沙发上看电视，但究竟看哪个频道，男人和女人就有分歧了。男人喜欢看谍战片和抗日神剧，以为钩心斗角、打打杀杀，过瘾；女人喜欢看偶像片、言情剧，以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缠绵。可遥控器只有一个，咋办？通常是女人先抢到遥控器，男人坐在一旁干等，盼着女人的电视剧早点结束，自己好换个频道。可往往是，女人看的电视结束了，男人等的电视也再见了。男人有些郁闷，郁闷就郁闷吧，哪能因为看个电视欺负女人，传出去让人笑话。所以，每到晚上，一看女人在看电视，男人就早早上床，胡乱翻书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女人看完了电视，还沉浸在缠缠绵绵的剧情里，脸上火辣辣的，心怦怦地跳，情绪正好，想和男人干点事。谁知，男人睡得死，咋叫都不醒。女人也就没了兴致，还有些生气，侧卧着，和男人背对着背睡去了。

女人天天晚上看电视，落寞了男人，女人也觉得自己过了，就把遥控器给了男人，自己早早上床，拿一本书翻着看，翻着翻着就睡着了。男人看完了电视，眼前还是打打杀杀的场景，精神正是亢奋，爬在床上，想和女人激情一回。谁知，女人睡得更死，任由男人怎样折腾，就是不醒。男人索然无味，还有些生气，侧卧着，和女人背对着背睡去了。

看电视看不到一起，睡觉也不合拍，男人和女人都有些郁闷，那干脆都不看电视了。时间离睡觉还早，就聊天吧。起初聊得挺好，个个容光焕发，兴致勃勃。聊着聊着，男人和女人就把以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抖搂出来了。原来，女人和男人认识以前，处过一个对象，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不知咋的就分手了。男人一想起女人和别的男人拉过手、亲过嘴，男人心里，老大的不爽。男人和女人认识之前，也谈过恋爱，都和女人订亲了，还和原来的对象藕断丝连，一想起男人这些烂事，女人的心口就堵得慌。带着这样的心情聊下去，男人和女人之间就不再是你一言我一语、莺莺燕燕，而是唇枪舌剑、火星四溅了。

再往后，男人和女人的聊天越发不对茬，不是没完没了地翻旧账，揪住不放，就是为眼前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怨气、大动肝火。起初，两人还都有些理性，只不过动动嘴皮，哪说哪了。后来却升级到动手动脚，甚至棍棒相加。一时间，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局面完全失控。

那个时候，男人和女人都很郁闷，大有一拍即散的架势。亏有众街坊好言相劝，仗义维稳。男人和女人且按捺住了心中的怒火，暂时恢复安定团结的家庭局面。

有一天夜里，吃了晚饭，碗筷都来不及洗洗涮涮，男人和女人几乎同时走出房门。男人上楼找老孙喝酒，女人下楼找小黄打牌。

半夜时分，男人喝得醉醺醺，摇摇晃晃下楼，摸索着开了房门，迈着“S”步，晃悠到卧床前，一头栽下去，酣然入梦。女人回来得稍晚一些，早已呵欠连天，疲倦不堪。进来卧房，来不及洗把脸，便草草脱了衣裤，往地板上一扔，倒头而眠。此刻，小小的卧房里，又恢复了往常：男人鼾声浑厚，一声短一声长；女人鼾声绵柔，一声长一声短。两人鼾声此伏彼起，配合默契，如一首耐听的小夜曲，婉转流畅、悦耳悠扬，仿佛在向静谧的夜，演绎着男人和女人梦境的和谐与甜美。

选自 2015 年 8 月 23 日作家网

岁 月

林万华

佟教授与古师傅同龄，生日，佟教授长 2 个月。

从小，两家住对门，两人在一个院里长大。

一岁“抓周”，佟教授的父母把饼干、黄梨、铜锁、铅笔，摆在大床上。佟教授盯着，三下两下爬过去。母亲说：他拿黄梨。父亲说：他拿铜锁，下面拴着小铃铛，一摇叮当响。他却一把抓起那根铅笔。父母惊喜：这孩子，将来爱读书。

古师傅一岁也抓周，他抓了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父母说：这孩子嘴壮，好养活。

佟教授上学后，年年甲等生。大学毕业，到“师大”当老师。

古师傅，自小嘴壮，手也巧。他会做溜冰车，冬天带着一群伙伴去什刹海滑冰；会做弹弓，打落在房檐上的麻雀，当然，少不了打碎街坊邻居家的窗玻璃。他那聪明劲儿，没用对地方，初中没念完，就到印染厂饭堂学厨技，后来当厨师。

佟教授的老伴，是中学老师，他们有一儿一女。

古师傅的老伴是工人，他们也有儿一女。

佟教授的儿女，大学毕业。

古师傅的儿女，高中毕业。

早些年，佟教授的儿子去美国读研，儿媳陪读。女婿在外企，派驻加拿大，